

网络综艺创作心理分析

黄 静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中国·福建 福州 350500

【摘要】当互联网自上而下的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了解社会、认识自己的必不可少的媒介时,人类社会的活动彻底从双向的利益交易拓宽至满足自我的单向交易。网络综艺大军的崛起弥补着互联网下大众文化的贫瘠与刻板化,各式各样的网综都在以多元的文化议题涉及到人们的娱乐生活之中,弥补着受众们浩大不一的心理蓝图。综艺创作也随着年轻一代的情绪跌宕而输出与时俱进的作品,如《奇葩说》、《青春有你》、《令人心动的offer》等真人秀、猎奇类的综艺节目大受市场欢迎,与此同时本文按心理创作角度分析得出,这一系列火爆的作品不仅显现出了眼前社会的痛点,还为创作者积极抓住社会痛点为找寻、疏解人们的心理焦虑提供了有可能的艺术方法。

【关键词】综艺创作;受众焦虑;艺术方法;情绪议题

1 网综创作中“喜剧不喜”的良性社会效应

拓宽先进文化边界,“喜剧不喜”创造受众新内需。如今网络综艺的现状早已从“让受众看”到“让受众自己看”的转型阶段,这一转型间不难避免受众自身的心理转型,这也是本文重点分析的部分。2014年是综艺的“元年”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更是广播电视终端标准化智能化的开始,媒介的确立让文化的多元有了再构建的可能。融媒体时代,网络综艺节目的发展更加关注“内容、渠道与终端”三者的相互融合,跨屏、多屏的数据融合是网络综艺节目发展的新趋势。而再构建也意味着对资源的过滤、放弃、整合。

“喜剧不喜”首次出现在文学评论中,是作者陆平学者对法国作家莫里哀的《恨世者》这一作品的批评,于此他议到:“普世生活真相的揭露消弭了审美距离感,加之了作者对恨世情结与社会理想的宣泄,构成了《恨世者》作为喜剧缺“不喜”的本质原因。”因此我们试着借助文学评论深入心理转型去读取网络综艺下社会议题能够再重构这一根本原因。在2020年末的爆款文章《一二线没有靳东,三四线没有李诞》中,作者鲁舒天很明晰的给出了当代互联网生态下的众生两像:“是技术进步,让人一头撞见了审美端的“不同中国”;是文化折叠,让人们撞见了文化层面难以逾越的天堑...缺乏共鸣和毫无交集,是目前互联网文化现状的关键词。”媒介在惠及生态的同时也在割据代际、分化思维、消弭审美、激发内需。综艺作为容纳文化的池子之一,网络作为展现文化的盒子之一,再重构意味着对创作者的一次挑战和考验。创作者要增强受众停留在节目的注意力更长久就必须从创作质量上创新,而“喜剧不喜”的良性社会效应正是创作者们拥有更高艺术造诣的新出发点,喜剧是一瞬笑声的艺术,而喜剧不喜的本质是驾驭社会议题的主人,一档节目的成功与否不再以当下公众即刻的反应为参考标准,而是更多的介入心理学上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来决定一档节目是否真正对大众产生良性的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对回忆和再认这两个环节把握的越成熟就越证实了影响物的重要性,也说明了艺术造诣了价值性。

历经了七季的《奇葩说》正是网络综艺节目“喜剧不喜”的典型代表,它真正做到了“用素人力量鞭策思维奇迹,让先进文化成为治愈情绪的不息动力。”这一点也契合莫里哀笔下的人物阿尔塞斯特在反抗王权时提到“上帝生我的时候并没有赐给我一个可以投合宫内空气的灵魂...用不着受那一千种凶残的厌恶,用不着赞扬某先生的诗句,又不用阿谀某太太。”反抗是个历史议题,我们/创作者能从各种反抗中看见人,立足人,相信人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喜剧是题材的选择,“喜剧不喜”是创作者使受众素养能够与时俱进的能力。因而新的良性内在帮助群体更好的

满足自我娱乐、知识补汲的同时也净化了传统生态下网络综艺单一的文化视野和审美僵局。

2 网络综艺制度创新填补文化的单一性

自2007年以前的网络综艺主要以电视综艺节目方提供素材为主,属于电视综艺节目的衍生品,并未立足自身的价值。而后的13年间,真人秀的崛起使得社会议题第一次得到了再重构的可能,期间《晓说》、《可以说的秘密》《演出快报》等自制节目成为主力军,直到2014年的网综自制元年起,社会议题进入了再重构的舞台。

社会议题的变化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互补、建构、解构、再重构而形成成为有一定规律的社会镜子,它折射出当下社会的大局意识和生态形象。眼下网络综艺的起身繁集造就了互联网这一视觉端口的必要地位。

在此之外高科技时代也改变了社会网络交际形式,“空巢青年”数量的剧增迫使“孤独经济”形成产业。蜗居、迷你之家、迷你产品、一人食成了对应的衍生品,截止2017年中国迷你ktv市场投放量都超过3万台,市场规模高达38亿元。据2018年1月的一份市场调查,6成以上的空巢青年时常感到孤独,中国的孤独经济可能会超过日本。种种数据和媒介生态都在预警着社会的杂乱不安,而对“不安”具备敏锐度是文化创作者的职业素养要求,也正如20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麦克卢汉所说:在任何去情况中,10%的事件引起了90%的事件,我们忽视了那个10%,却被那90%震惊。

社会议题下网络综艺制度的创新意味着创作者开始在90%的事件中注意到了媒介与内容的归一性,例如《令人心动的offer》、《演员请就位》、《演技派》等职场观察类真人秀越来越受到大众观看,成为综艺市场的新宠,这类节目的猎奇点在于创作者迈入了年轻一代缺乏目标感、自信力的文化僵域,以打造优秀、出彩高综合素质的人物形象来作为青年自身进步的动力,社会文化创新的引力、填补了文化自身形式的单一性。空巢青年、孤独经济、男色经济、外貌经济等各种社会经济新生态的涌现都在暗指着一份又一份新制度的应运而生,有焦虑就有解忧杂货铺、有法律无知就有今日说法,这些焦虑所带来的都是创作者希望再重构有效的社会生态环境,而这一点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更体现在综艺创作的游戏规则上,例如《奇葩说》这一档真人脱口秀节目中的3分钟立论、1vs1开杠都在挑战语言的底线,用“快”、“更快”来输出“好”、“更好”的结果,从社会大局面而言,一个新的趋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在多元化发展,当年轻人追求美好的东西越多,就越焦虑。网络综艺创作者要想再现流量内容双巅峰的局面,就必须正视社会新趋势的发展。《奇葩说》创新在题材上不仅容纳了社会议题的多元性,还利用制度创新填补了文

化的单一性。它从“大学必修恋爱课，你支持吗？”、“？高薪不喜欢和底薪很喜欢的工作，你选哪个？”、“？爱先说出口，真的就输了吗？”、“生活已经被工作填满，我该不该辞职？”、“该不该催好朋友还钱？”、“人到30岁是做稳定的工作还是追求梦想”等一系列真实而具有洞察力的社会议题使得情绪、孤独、无助、悲伤不再个体化。越追求越焦虑才是当代年轻人成长路上必攻的难题。

网络综艺创作者应该在创作作品时注重受众群体的心理生态与情感共鸣，这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一生的成就上限。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结论而言：要让彼此能够看见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从而利用规律来更好的促进自己。创作的天花板往往也来自于创作者缺乏对社会议题的敏感度，无法做到与社会共情，而从心理角度双向分析创作期和成果期是能够为再构建社会议题带来新的出口，结合受众内需新生态而设定的规则是打破现状瓶颈的最有方法，也是创作心理持续的优化状态。这就需要创作者努力掌握外界环境以调整当下的创作心理活动。让心理的优化状态也在受众供给中填补了文化的单一性。

3 结尾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舆论“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人们心里”。现在的年轻人离那个“感官统合的时代”太过久远，甚至遗忘了最初人与人口耳相传的力量，社会是媒介形态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前辈伯明翰学派早就踢到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是

相关联的，孤立地看待是有偏颇。当综艺节目被主流趋势同化到了一定程度，受众的主管审美将失去色彩，寻找新的记忆使得被受众回忆和再认是文化弥新的姿态，网络综艺节目的创新是互联网生态下值得优化的文化端口，新的审美心理标志着记忆又贮存了相当量的新质信息，因此对于节目的创新就是创作者对社会语境、社会议题的再审视，心理分析的路径离不开受众本身存在的社会大环境，短效的猎奇从长效久远的教育中一跃而上成为了当下创作的本能。以上作者从受众的“喜剧不喜”到媒介的“游戏规则”来使得对文本例证的心理分析更加全面，新的社会需求已悄然转变，受众的内需亟待被看见，因而在看见的这条路上，依然无法放弃对受众心理生态的审视。纵使社会议题是面镜子，但也只有镜子中的人让我们彼此看见自己。

参考文献:

- [1]陆平.《恨世者》“喜剧不喜”探析[J].《时代经贸》,2012,20:16-16.
- [2]王苏生,孟湘.论创作心理的优化状态[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49-50.
- [3]胡克文.记忆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J].《临沂大学学报》,1993,2:38-40.

作者简介:

黄静(2000.10.22-),女,汉,福建福州,本科在读,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研究方向:电影理论。